◎文学聚焦

乡土陕西的文学精神

马平川

在新时期文学多样化格局中，陕西作家队伍是一支重要力量。陕西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一个重要的地域性分支。陕西这片广漠旷远的黄土地，为作家提供了一个丰饶、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创作富矿。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作家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和艺术实践熔铸为一体，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认同与文学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家的创作激情与才华。先有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为代表的作家群，后又涌现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红柯等一大批阵容整齐的作家方阵，彼此呼应。他们苦心耕耘，共同铸就了陕西文学的辉煌，见证了共和国改天换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陕西文学以其深厚的底蕴、突出的成就，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创作景观，从而确立了陕西作为中国文学重镇和文学大省的地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从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到贾平凹的《秦腔》，陕西4位土生土长的作家，以洋溢着秦风秦韵的陕西制造，以人民的劳动和奋斗所具有的实践品格和美学价值书写中国故事、陕西故事，荣耀了陕西文学的辉煌，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持久、绚烂的一道风景。

《创业史》带给时代触动与感动

柳青的《创业史》全面深刻地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这场引发中国乡村大变革的进程中我国北方农村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的心理、思想和情感，以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勾勒出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关中渭河平原农村的社会风俗画。小说艺术地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需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士杰、郭振山等一批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创业史》先后翻译成俄、英、德、日、西班牙、朝鲜和越南等十多种文字出版。

柳青的笔每每伸进广阔的农村生活场景，坚持未来光明的信念，执著于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层开掘，用小说烛照了农民在合作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心理变迁和精神困境，充盈着生活的质感和光泽，洋溢着生活的清新和激情。柳青始终保持自己的敏锐、执著和丰富，努力挖掘出隐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鲜活和坚韧，写作纯粹而彻底。小说让读者对乡土中国的农民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柳青“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给予高度评价。习近平指出：“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一部《创业史》，蕴藏着柳青丰厚的农村生活积累，带给时代的触动与感动永远让我们难以忘怀。今天我们仍能从《创业史》中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气息以及柳青对土地、对人民的赤子之情。1953年，柳青带着家人离开北京，落户皇甫村的14年，和一群庄稼汉摸爬滚打在一起。皇甫村人都把柳青当皇甫村民看待。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柳青鲜活真实地捕捉到来自社会底层的心灵的内在冲突、情绪变化，再现民众真实的生存境遇和生命冲动，让我们触摸到农村在中国社会变迁发展中艰难前行的轨迹。

《平凡的世界》展示人性光芒和信念力量

《平凡的世界》在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广阔背景上，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姓人家父子两代人的人生遭遇为主线，表现了社会转型给中国农村带来的震荡和以及人民生活的升降沉浮，展现了农民艰辛的大义和宽阔的悲悯情怀，全景式、深层次地探索了在改革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农民的人格、人性以及农民精神困境的出路和命运走向，真实表现了在生活变迁中农民的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小说充满了对农民以艰辛的汗水浇铸理想家园的深刻同情，热情讴歌张扬了在困难、挫折中不甘沉沦的意志和坚强的韧性。主人公孙少安在遭遇人生挫折和困难时紧紧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自强自信、奋斗拼搏的魄力，执著、隐忍、善良的个性，对我们起着深远的精神鼓舞作用。

《平凡的世界》使我们领略了路遥那博大、苦难、忧郁、善良的灵魂以及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憧憬、理想与坚强。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凡的世界》里反映的那个时代、那些人和事，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在一代人的阅读记忆中，那种感觉和记忆在我们心灵上留下的烙印太深了，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平凡的世界》能具有如此广泛而持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路遥在小说中灌注了强烈深沉的生命意识和深厚的人性意蕴，专注于对生命意识的追寻和发掘，对人生价值和生命尊严的叩问和探索，把创造精神和理想精神作为人的生命价值来追求。当世俗物欲不断吞噬我们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芬芳时，《平凡的世界》充分展示出了人性的光芒和信念的力量，让我们感受、体味、领悟、认识到一种真实的精神力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在艰辛中自强，这就是《平凡的世界》无法抗拒的魅力。

《白鹿原》写出历史厚重感和生活原生态

注目南原觅白鹿，怅望千秋一洒泪。陈忠实躲开城市的繁华和喧嚣，蛰居乡下的老屋，苦心孤诣，静心创作。“春来寒去复重重，惯下笔时，桃正红。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笑，鼻涩泪不通。单是图名利？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陈忠实填的这首《小重山》词可以说是他写《白鹿原》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这其中的艰辛和磨难只有他本人才能体会。

《白鹿原》带给读者的那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冲击力迄今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陈忠实写出他心目中历史的真实和人物的心灵真实，写出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生活的原生态。

小说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细节人物化，人物性格化。《白鹿原》显示了这一创作原则的生命力，雅俗共赏、曲高和众。《白鹿原》是一本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大众读物。经典与流行、艺术性和可读性在这部作品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可以说《白鹿原》以其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而具有恒久的艺术价值。

《秦腔》是对乡土中国最后的苍凉回眸

《秦腔》是贾平凹对乡土中国最后的苍凉回眸，表现了贾平凹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状态，呈现了中国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秦腔》是乡土废墟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黯然神伤，又是对农民生存本相的强烈的逼视和灵魂追问。贾平凹完全打破了传统乡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重新开启了一扇乡土小说通向未来的门，走出一条更为自由的乡土叙述之路，用更直接、更纯粹、更鲜活的叙述方式，使我们对隐伏在生活表层后面多重挤压下的真实，有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在《秦腔》里，贾平凹的智慧体现在他对生活细节如数家珍的滔滔不绝叙述中，叙述始终笼罩在一片悲凉之雾中，字里行间掩藏不住乡土挽歌般的迷茫与怆然。贾平凹目睹清风街上大量农民离开农村，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丰饶的精神家园正走向荒芜和衰败，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面对现代文明的不可逆转和行将消失的诗意乡土，在都市的万家灯火阑珊处，贾平凹陡然梦醒：多年来所熟悉的一切正在失去，往日的田园牧歌正在一去不复返，故乡的熟稔亲切的面孔逐渐模糊。贾平凹带着无奈和迷茫书写着故乡的记忆与苍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路遥当年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可以为我们解释这一切：“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陕西是文学大省，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所在地。继往开来的陕西文学，凝聚着优秀的汉唐文化的血脉基因，传承着延安革命文艺传统的思想精神。陕西具有充分的魄力、决心和元气来涵养、经营自己的文学的大家风范和大省气象。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4位作家尽管风格各异，但都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现实主义精神，致力于文学对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关注与见证，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拥抱现实生活，反映时代风貌。他们坚守、传递的是真正的陕西文学精神和文学理想。

（作者为陕西宝鸡文理学院教授）

◎作家谈

让中华诗词在新时代大放异彩

郑欣淼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中华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诗教工作是促进中华诗词繁荣发展的重要方面。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已成为新时代的文化需求和国家文化发展的大战略。这5年来，在中共十八大精神指引下，适应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要求，中华诗词事业及全国诗教工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中华诗词事业以及诗教工作的认识高度和重视程度，对创建诗词之市、诗词之乡、诗教先进单位的追求与热情，对诗词文化和诗词组织的关注与扶持，都是前所未有的。将诗教推向社会的诗词之市、诗词之乡、诗教先进单位创建活动，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日益提高，影响逐渐增强，成为中华诗词走向社会、亲和大众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推进诗教的过程中，各级诗词组织得到了锻炼，诗词创作领域得到了拓展，诗人队伍储备力量得到了充分补给，诗词刊物也充实了崭新的内容。可以说，以创先活动为载体的诗教活动，使社会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感受到中华诗词的魅力，更让中华诗词从社会中汲取了充分养料，获得了走向繁荣的能源。

“百川汇作黄河曲，时代强音在合弦”，繁荣发展中华诗词事业、搞好全国的诗教工作，要靠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来实现。中华诗词学会和全国各地诗词组织，是繁荣传统诗词文化的响应者、支持者和领跑者。让中华诗词这个民族文化的瑰宝，在新时代大放异彩，我们责无旁贷。各地诗词组织和广大诗人词家，要凝聚力量，继往开来，砥砺前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和责任心，提高对诗教地位作用的认识，主动为地方政府出谋献策，进而推动中华诗词事业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华诗教模范受表彰

杨　鸥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在因辛弃疾的词而闻名的江苏镇江北固楼下，中华诗词学会举办的全国诗教工作会议对4位中华诗教模范人物、60多家中华诗教先进单位和41名中华诗教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江苏的凌启鸿、湖南的赵焱森、广西的钟家左、福建的王赎回获得中华诗教模范人物奖，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中华诗词事业，运用自己的智慧，宣传诗教，呼吁当地政府和社会开展、支持、推动诗教工作，带领诗词组织搞创作和自身建设，为中华诗教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指出，大力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传承中华诗词这一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基因”，已成为各地诗词组织、广大词家和诗词爱好者的共同认识。近5年来，全国诗教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着眼国民诗教，着手校园诗教，着力社会诗教”的当代中华诗教总体架构，已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基本确立，诗词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景区的诗教“六进”活动得到了较好落实。

“诗教”本意就是“以诗教人”，即用诗中所蕴含的道德、意志、情感等人民易于接受的美学力量，来教化人心，提高人们的素质。从1995年开始，中华诗词学会开展诗教创先活动至今已有22年，共批准了670多个诗教先进单位，特别是近5年来，批准了10个诗词之市，2个诗词之州，1个中华诗城，171个诗词之乡，1个散曲之乡，284个诗教先进单位，不仅数量多，在形式、内容上都有所拓展。

江苏镇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所属市区县全部是中华诗词之乡的诗教“满堂红”市。镇江在开展诗教“六进”活动方面走出自己的路子。为帮助学生提高背诗量，镇江丹阳埤城小学创造了集体做“诗操”的方法，从小学一年级做起，每天做课间操时，由老师带领一边做操，一边连续背诗20首。一个学年能背40首，至六年级时，就能背240首。镇江新区姚桥镇儒里村以“朱氏祠堂”为阵地，展示先祖朱熹的诗词；将村民休闲长廊打造成诗词苑，展示老一辈革命家诗词和廉政法制等诗词；在村里道路两侧民宅的山墙上，用诗书画的形式，向村民宣扬中华美德，普及法律知识；通过“儒里诗词沙龙”“儒里诗堂”，举办诗词吟唱会等，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诗词爱好者。在北固山景点，悬挂着一张张写着诗词的条幅。当地近年来恢复建设了以诗词驰名于世的北固楼、多景楼，并沿北固山至焦山的江边，建设了长达3000多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诗廊，努力将北固山打造成诗词之山，

◎新作评介

回望文学的故乡

——读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

金　波

我对曹文芳作品比较熟悉，她是最近几年涌现出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我相信她受到的哥哥曹文轩的影响会慢慢淡化，慢慢显示出自己独立的创作风格。

曹文芳有一部散文集名叫《被水洗涤过的记忆》，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她回望家乡小溪、河、船、芦苇、落日以及诸多的人物，作者在书里这样表达：她的记忆如被水洗涤过，总是那么清澈、那么透明，一幕幕显现在眼前。从这些散文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曹文芳的写作姿态。

读曹文芳作品，我认为要从读她的散文开始，因为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之间有时很难划分严格的界限，她的散文常常有很生动的人物塑造、很有趣的细节，而她的小说突出更多细节、情调，所以有时候我把她的散文和小说混在一起，有相似感。

我想曹文芳在写作时，经常沉浸在记忆当中。进入这种状态之后，灵感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记忆浇灌她的感觉，让她的生命回归自然。这是儿童文学作家特有的状态，不是怀旧童年，而是复活童年。读《曹文芳水乡童年书系》散文时，我眼前常常出现一个意象，书中一个叫阿航的男孩雕刻一艘小船，把小船放在水里。后来二妈怀念他，把小船拿上来。这个意象象征着二妈对孩子的怀念之情。不仅这男孩形象生动，这个意象也久久印在我的脑子里。

曹文芳的文字活脱脱地描绘家乡的味道，她的书也扬帆远航，像小木船一样，越写越多，越写越好。这些散文被她称为“细碎的记忆”。细碎的记忆其实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它有温暖、有寒冷；有喜悦、也有悲伤；有朴素的本真、也有严肃的思考；这些细碎的记忆像春雨一般洒下来，浇灌着许许多多不期而至的灵感。

散文的写作最接近诗意的表达，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情调。诗意其实是一种情调，情调的表述关系到作品的品位。曹文芳写声音，“声音像被水洗涤过清澈明朗”，她写灯光，“孩子拎着马灯走在田野上，远远看见一盏盏灯光犹如天上落下来的星星，明星散落田野上”。这是一幅画、一首诗，我小时候的农村就是这样。散文的写作达到审美的高度，它是诗。诗意是内在自发的东西，作家把内心的深情深意写出来才感觉满足。

读曹文芳的作品，有一种流动的声音之美，这也是她作品突出的特点。儿童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声音的艺术，经得住朗读的艺术才经得住考验。

水乡童年精品书系
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一言难尽“胡同范儿”

——散文集《胡同范儿》创作谈

刘一达

我曾在一篇写胡同的文章里说：“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胡同这个词儿产生于元代，老北京人已经在胡同生活了800多年，这800多年积累下的胡同文化，您说有多厚实吧？这么厚实的文化底蕴能没“范儿”？

胡同是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京城历史的见证者。受过各种政治风云洗礼的胡同人，经历过朝代更迭、时局动荡、城池沦陷、异族侵扰、变法维新、翻身解放、改革开放，眼界自然开放，心胸自然豁达，心态自然淡定，性格自然爽快。

毫无疑问，胡同文化是世界上独有的文化。当然，“胡同范儿”也有其唯一性。胡同文化虽然很老，但它又是那么年轻。因为它的深厚文化底蕴，让年轻一代总是感到那么新奇。

一座城市，不能没有根儿；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不能没有魂。是的，胡同就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根儿！所以，树砍了，只要有根儿，依然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即便有一天，京城的胡同彻底消失了，但是您放心，“胡同范儿”也会存在，因为北京人不会消失，北京文化的根儿也不会消失。这就是胡同文化的魅力，换句话说，这就是胡同的“范儿”。

本书是笔者在胡同生活了几十年留下的记忆印痕。这些印痕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让人感到弥足珍贵。触摸这些印痕，您会深切感受到什么是“胡同范儿。”

《胡同范儿》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